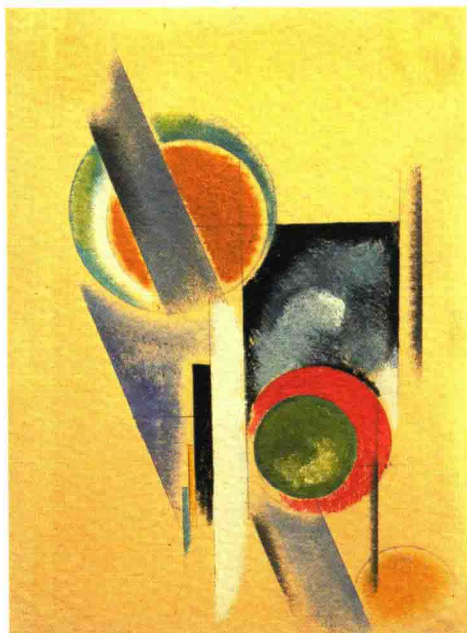




· 未来艺术丛书· 孙周兴主编

# 当代艺术的哲学分析



[德] 瓦尔特·比梅尔 著  
孙周兴 李媛 译

·未来艺术丛书·孙周兴主编

# 当代艺术的哲学分析

[德] 瓦尔特·比梅尔 著

孙周兴 李媛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艺术的哲学分析/(德)瓦尔特·比梅尔著;  
孙周兴,李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未来艺术丛书)

ISBN 978-7-100-12415-7

I.①当… II.①瓦…②孙…③李… III.①艺术哲学—研究 IV.①J0-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73112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当代艺术的哲学分析

[德]瓦尔特·比梅尔 著

孙周兴 李媛 译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2415-7

---

2016年10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9

定价:50.00元

## 前 言

在本书的分析中，我试图从哲学角度来理解艺术，也就是从哲学角度来解说艺术。过去，人们往往把对艺术的考察还原为一种美学的观察，但这样的时代已经终结了。这当然并不是说，我们永远不可能重新陷入这种美学的观察方式之中了，因为这种理解艺术的方式，似乎是直截了当地呈现出来的，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对于观察者的要求也最小。

对“美学的”艺术观察方式的克服，是在这样一个时刻实现的：这时候，我们认真地对待艺术，我们在艺术中看到有一种语言，这种语言并不是以通常的方式简单地命名了各类事物和境况，而是昭示着那种占据统治地位的世界关联（Weltbezug）的方式——当然，它是以某种难以辨认的文字昭示出来的，是需要解说才能够理解的。这样一种世界关联，既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关联，又包含着人与非人的存在者的关联，以及人与自身的关联。对于这种世界关联，我引入了“切近”这个术语。<sup>①</sup>可以看到，这里所谓的“切近”，其意思决不是事物之间的空间间距，决不是可以测量并且可以用数字表达出来的确定的距离，而是世界关系

---

<sup>①</sup> “切近”（Nähe）是本书的一个“基本词语”，在本书各篇中均有讨论。此词显得怪异、费解。比梅尔在此已申明：“切近”表示“世界关联”或“世界关系”之“基础”。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比梅尔显然是从海德格尔后期思想中引的“切近”一词。海德格尔在其后期思想中常常以“切近”标示人在世界中的一种非对象性的、原初的“关联”（Bezug）状况。特别可参看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中的“语言的本质”一文，德文版，第157—216页；以及《演讲与论文集》中的“物”一文，德文版，第157—179页。——译注

(Weltverhältnis) 的一个永远不可测度的基础，一个标志着某个特定时代的基础。

本书的研究工作的着眼点在于：从艺术角度去经验我们自身置身于其中的那种“切近”的运作。可见，一方面，我们的研究工作是高要求的，比那些必然与这样一个问题格格不入的纯粹文学的或者艺术史的解说工作要求更高一些；而另一方面，我们的研究也是相当低要求的，因为我们无视文学史或者艺术史上的整个系列的重要问题，包括对作品的当代影响的探究，乃至那些风格批评的探究工作。

然而，读者不能把我们这里所讲的“无视”理解为蔑视，而是要把它理解为一种迫不得已的限制；同时，这些限制是否终究必须被扬弃掉，这一点首先可能还是悬而未决的。

我们尝试分两步来做，而且，对于这两个步骤，我们也许最好用“解释”和“解说”这两个名称来加以标示。<sup>①</sup>在“解释”中，我们试图分析小说的内在联系，或者艺术作品的结构，以揭示出作品中的一切是如何必然地联系起来的。唯当作品的构造得到揭示之际，我们才能设问：小说意味着什么？在艺术作品中，有什么东西启示出来了？对这个问题的展开，是由“解说”来完成的。“解说”应把我们置入“切近”之维度中，而艺术作品即起源于“切近”并且承荷着“切近”。

本书的前面三篇，是对卡夫卡作品的分析；接着是一项对普鲁斯特的探究；最后则是一个对毕加索的解说。我希望日后能够端出其他的一些解说。

瓦尔特·比梅尔

1967年9月于德亚

---

<sup>①</sup> “解释”(Auslegung)与“解说”(Deutung)在日常德语中差不多是同义词。按比梅尔在本书中所做的设定，基本上可以说，“解释”重在本文结构的分析，而“解说”则重在本文意义的阐明。——译注

# 目 录

前 言 1

## 第一部分 论卡夫卡 1

《在流放地》 3

一、解释。结构分析 7

二、对小说的解说 24

《饥饿艺术家》 45

一、对小说的解释 47

二、解说 60

《地洞》 77

一、引子 79

二、对小说的解释 84

三、作为自我辩护过程的《地洞》（解说的生存论维度）	109
四、根据现代形而上学看《地洞》之事件（解说的哲学维度）	114
五、试从《地洞》角度刻画现代人的关联状态	128
六、作为阴森状态的切近	139
附录	144

## 第二部分 论马塞尔·普鲁斯特 155

时间之为主角 157

## 第三部分 论毕加索 249

对多维性的解说尝试 251

人名对照表 283

译后记 2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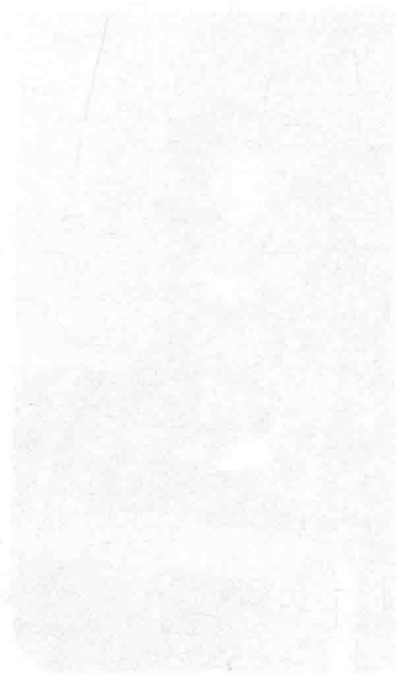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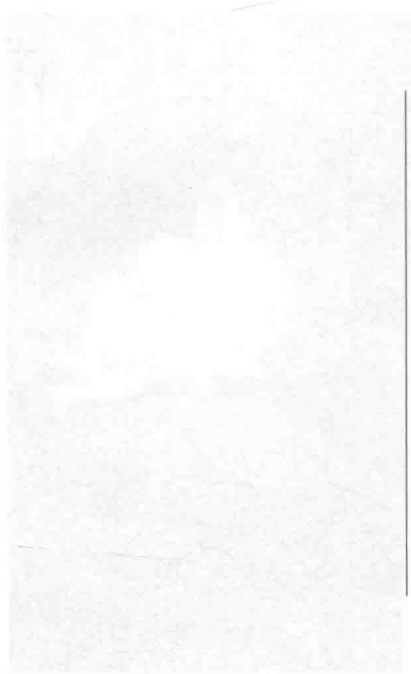
## 第一部分

### 论卡夫卡





《在流放地》





这篇小说的内容可以概括为寥寥几句话。一位旅行家来到热带地区的一个流放地。流放地的司令官邀请这位旅行家列席一次处决，那是由一位履行法官职务的军官对一个罪犯所做的处决。有一架处决机器用于执行判决，它是流放地以前的司令官发明的，目的是为了以一种机械的方式在十二小时内处死犯人，而用不着人去插手这个过程。军官向旅行家解释这架机器的运转情况。他最后请求旅行家，在司令官那里为这架机器说说好话，或者，至少是不要批评这架机器。但旅行家拒绝这样做，因为在他看来，这种处决方法是残暴的。于是，军官本人就让这架他过去热情地拥护的机器来处死他自己。但恰恰在对他的处死过程当中，这架机器却没有按照规定运转。按规定，犯人要在十二小时内被这



架机器肢解粉碎，同时，这架机器就把所触犯的法律刻写在犯人身体上；但临到军官自己，这架机器却失灵了，他在短时间内就被刺穿、杀死了。

旅行家立即离开了流放地。

初读之下，人们会得出一个印象，好像这篇小说讲的只是一种怪癖，这种怪癖由于残暴而令人恶心。倘若这篇小说无非是一种病态扭曲的想象的产物而已，我们就不值得对它作细致的探讨了，就不必去分析或者解说它了。

一篇真正的小说是不可“概括”的，因为经过概括，小说就丢失了它的真正内容。如果说这就是一篇真正的小说的标准，那么，卡夫卡的

《在流放地》就是一篇名副其实的小说。因为，尽管上面所作的概括并没有什么不正确的地方，但这种概括差不多也并不包含小说的真正内容。这一点应使我们怀疑那种普遍流行的所谓“准确的内容复述”；当读者问自己：小说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时候，读者自己就会直接做这种内容复述的。而且，读者会把各种不同的明确的事件设想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直接的事情就是这样一些事件：



人们太容易耽于这些事件，而没有去掌握说明这些事件的唯一理由。既然留恋于这些事件，人们就试图从日常生活的视角出发来理解艺术。然而，把艺术与日常生活分离开来的，恰恰是这样一点：日常生活中的许多事件并不指引什么更深的东西，而与之相反，真正的艺术根本就不知道纯粹的事件。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得忆及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艺术比历史更真。<sup>①</sup>因为艺术不必端出一切已经发生的事，而是能够把自己限制在本质性的东西上。



## 一、解释。结构分析

我们下面的解释不是要以报告形式简约地复述这篇小说，而倒是要设身处地去体会小说的叙述过程，使我们既能置身于叙述过程中间，同时又能通过寻找它的结构而保持与它的距离。对于读者，就要求有一种分裂的态度——既置身于小说中，又在小说之外，以便更好地去解释所发生的事情。

<sup>①</sup> 参看亚里士多德：《诗学》，第九章。——译注

“这是一架独特的机器”，那军官对旅行家说，同时用几分赞赏的眼光，瞧了瞧那架其实他早已十分熟悉的机器。（第一卷，第181页）<sup>①</sup>

随开头第一句话，我们就已经直接被抛入小说的中心。卡夫卡确有做这种直接触发的本领。在这里事关什么呢？并非关乎激动人心的事变、没有预测到的事件，而是关乎对一架机器的介绍。这篇小说的极大部分就致力于这种“介绍”。流放地担任法官职务的军官向旅行家介绍这架机器。他做的介绍十分冷静、客观，人们所能希望的也只有这样了。

就在这里，在开头第一句话中，卡夫卡已经强调说，这不是一架随随便便的机器。“这是一架独特的机器”——用“独特的”这个形容词，同时也就已经标出了这篇小说所活动的氛围。它自始至终都是一篇“独特的”小说。在这里的解释和后面的解说中，我们应当把这种独特性的本质揭露出来。

在开头第一个句子中，军官与机器的关系也立即清楚了，因为其中讲到“几分赞赏的眼光”。由于这种“赞赏的眼光”针对某种“十分熟悉的东西”，也就表明这架机器具有无与伦比的出色品质。常常受到赞赏的，是我们第一次碰到的东西，我们不能直接把握和了解的东西，这种东西为那种不可思议之物的气息所包围。其实更多地，我们真正赞赏的是一个人、一个生物的成就，而不是一台机械、一架机器的成效。因此，作者便在赞赏的眼光上加上了“几分”一词。

在这里，一架机器获得了尊重和赞赏，而通常只有那些出色的人才配得到这种尊重和赞赏。再者，这种赞赏并不是由最初的令人吃惊的触发引起的，并不是由尚未熟悉的东西引起的，而恰恰是针对某种十分熟悉的东西的。那必定是一架独一无二的机器，它能够引起这样一种反应。

<sup>①</sup> 引文据马克斯·布罗德编的《卡夫卡全集》，塑克恩出版社，纽约1946年。第一卷《短篇小说和散文》。——原注

如果说这架机器是军官“十分熟悉的”，那么，这意思不只是说军官能够与这架机器打交道，精通这架机器，而是应当意味着：他拥护这架机器。由于军官是为这架机器效力的，这就立即向我们说明了军官与机器之间的唯一纽带。要是看不到这种纽带的意义，则整篇小说就不可理解了。读者想要更多地了解这架机器。这种急切的心情是由小说对这架独特的机器的命名唤起的。但小说首先还得报道一下这位旅行家，因为军官是要把机器展示给他看。

旅行家似乎仅仅出于礼貌，才接受了司令官的邀请，来参观一个由于不服从上级、侮辱上级，因而被判处死刑的士兵的处决。（第一卷，第181页）

这里呈现出一种对比：军官对机器的赞赏的兴趣与旅行家对处决的无动于衷。

所谓“无动于衷”，我们也可以说“漠不关心”。不过，对军官要执行的处决的无动于衷或者漠不关心，不仅仅是这位旅行家的态度，而且是整个流放地的人们的态度。除了犯人和看守（一个士兵）外，没有人在处决现场出现。军官对机器的热情关心与旅行家的漠不关心形成一种对照，从而营造出某种反差。于是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军官是否能成功地改变旅行家的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呢？军官将动用一切手段，努力使旅行家对这架机器产生好感，为这架机器赢得一个赞扬者和支持者。这种努力恰恰将产生相反的效果。

就在小说的第一个段落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种对比：犯人被指控的犯法行为与它的本质。对于这位因“不服从上级、侮辱上级”而被判刑的犯人，卡夫卡说：“顺便提一下，这个罪犯看起来就像一条听话的狗，简直使人以为满可以放他在周围山上乱跑，只需在临刑前吹个口哨，就能把他叫回来的。”（第一卷，第181页）

一个如此卑躬屈膝的人如何可能不服从上级呢？小说中提到犯人立即



就会服从的口哨。要说明这个犯人的驯服，没有比这更清楚的标志了。像这位犯人如此愚笨不堪、动物般地过着潦倒生活的人，根本就不能干犯罪的勾当而被判刑的。所谓不服从上级、侮辱上级，那是有前提的，其前提就是：犯人拥有某种自主性，有能力去判断他的处境。但这两件东西他都没有。由于预先刻画了犯人的这种状况，文中所讲的给犯人戴上镣铐，就变成一个毫无用处的程序了。

卡夫卡在小说的开头就如此清晰地刻画了这样一个矛盾，这一点是我们不应忽视的。这样，我们从一开始就已经被置入矛盾氛围中，而在进一步的发展中，这种矛盾氛围并没有得到消解，而倒是得到了加强。

第二段落一开头，就更清晰地~~把~~把旅行家与军官在态度上的对立突显出来了。旅行家“踱来踱去，几乎掩饰不住自己的冷淡”。（第一卷，第181页）而那军官则用力做着最后的准备工作，钻到“深深地陷在地里的机器的底部”，然后又爬上梯子去看上面的部件。值得注意的是，军官亲自去做这些辅助工作，且特别地起劲。他与机器的亲密关系因此可以显明了。只有他愿意照料这个机器，就像只有情人才愿意照料病中的爱人。

同时也显出一个矛盾的特征。操作这架机器使军官感到“格外疲乏”。（第一卷，第182页）为人们节省劳动，这是任何机器的目的所在。而在这里，情形却是反过来的。操作这架机器需要一种令人筋疲力尽的劳动。

这种对机器的意义的颠倒并非孤立的。我们在小说中看到一系列类似的颠倒。我们可以马上指出两种。犯人从司令官的女眷那里得到两条手绢。这两条手绢被军官夺了去，他自己用这两条手绢，为自己减轻在做处决准备工作时浆硬的军服领子的压力。

不合适的制服引起了旅行家的注意。这制服在赤道地区实在是太厚了。旅行家对制服的兴趣超过了对机器的兴趣。对他的这方面的意见，军官回答说：“当然是的……但它们（指制服）对我们来说就是家乡；我